

附赠
DVD 教学光盘 1 张



爱民有画说 —— 五马图



付爱民 编著
河北美术出版社

策 划：田 忠
责任编辑：徐秋红 杨 硕
装帧设计：丁三丰
责任校对：
项目统筹：丁三丰 董 娇
线描底稿：惠天舒
摄 影：杨 正 侯瑞杰 曾英楠 郝逍遥 周芷君
视频摄制：黄籍奎 陈 嵩 马嘉南 张雁杰 许志强

CIP 数据



爱民有画说——五马图

付爱民 编著

出版：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美术出版社
发行：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址：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编：050071
电话：0311-87060677
网址：www.hebms.com
制版：
印刷：
开本：1/8 787×1092
印张：2
印数：1-1500
版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0.00 元



河北美术出版社



淘宝商城



官方微博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倒装等印制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311-87060677



付爱民

博士，1972 年生，锡伯族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影像系主任、美术
理论专业文创硕士研究方向导师
《中国民族美术》期刊副主编
中国美协民族美术艺委会办公室主任
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副秘书长
2011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950 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或包含有李公麟《五马图》的介绍、研究著作等十数种，检索其间文章和所配图像，几乎都遭遇排序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作者的考订功力问题，而很可能是早期图像的连接或图像摄制前最近一次修裱衔接的顺序出了问题。同时还存在一个不被重视的问题，即原作的标准尺寸屡有小的误差，有记录 29.6cm 的；有说是 29.3cm；甚至还有 26.9cm 的，甚不一致。究其原因，原作已经遗失，研究都是针对流传下来的复制图像进行的。

据传李公麟《五马图》作品原件于民国时期流传到了日本藏于私人手中，二战时失去踪迹，盛传毁于战争，实际情况还缺少可靠的资料证实。总之，原图已经不见，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仅是在离境前就拍摄完成的高清图像。据故宫古书画部研究员金运昌先生的介绍，晚清满族青年佟济煦喜好摄影，通过陈宝琛说服溥仪将皇家珍藏的传世书画精品分批借出拍照，用底片放大的技术制作成清晰的照片出售。

1959 年 6 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周蕪先生著《李公麟》一书中采用的图像是迄今所能见到最早引用的图像，其排序为：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满川花。其后张安治先生撰写并于 1979 年 11 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李公麟》一书中，文字描述时顺序与上一版相同，但在排列图像时出了顺序上的错误。此图排序为：凤头骢、好头赤、照夜白、锦膊骢、满川花。其后的很多论文、著作沿用此排序。还有一种排序就是目前流传的高清复制图像的长卷排序，其中黄庭坚原题题签的位置排混，如四川美术出版社在 2014 年汇编出版的李公麟高清作品集中，所采用的就是这种图像，第一幅仍然是凤头骢，但其后紧接着的是满川花，同时凤头骢的题签位置挪移到了好头赤的后边。此图顺序为：凤头骢、满川花、好头赤、

锦膊骢、照夜白。

按此图原作排序在宋末元初时周密曾经在《云烟过眼录》中记录过：

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驛驢院收于闐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四寸；

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驛驢院收董氈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

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于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六寸；

一匹：元祐三年上元□□□进满川花；

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溫溪心進照夜白。

按照我们今天所知最早的文献记载，此图原稿排序与今所见任何研究中所述皆不同，最接近的是周蕪先生的研究，但最后两幅位置是颠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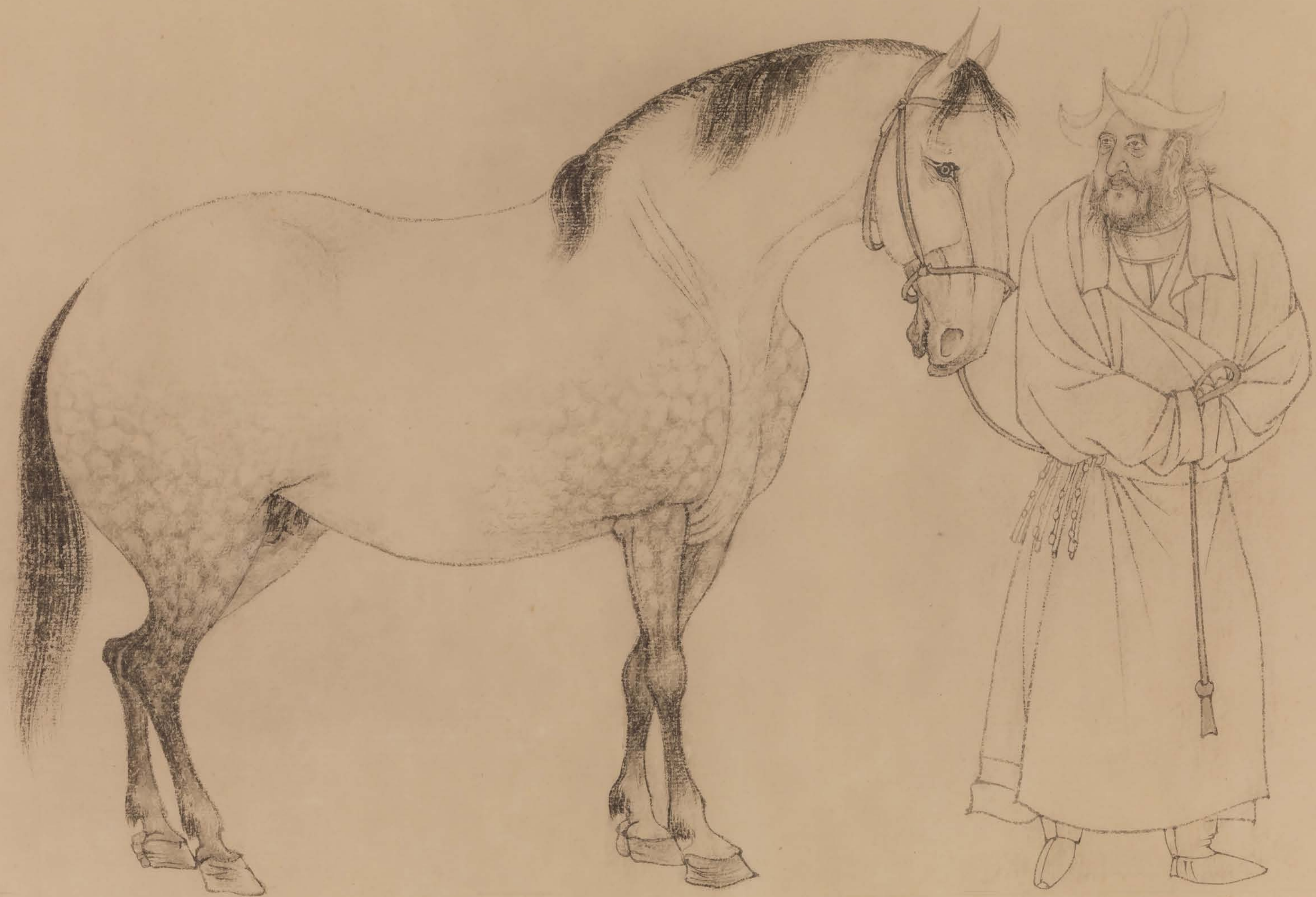
细读文献，我知道在此图原作进入乾隆御府收藏之前，其实已经失去了满川花一图。清初诗文泰斗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五中曾记载其鉴定时阅览当时还能够见到的李公麟《五马图》情况。他见到的五马图已经缺失了最后一马满川花，这一本只剩余四匹马的图卷是藏于毗陵——即江苏常州的庄氏家中。王士禛的这部笔记集所记起自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止于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即他是在这一段时间内于庄氏家藏书画中看到此幅画作的。也就是说，此后的某一个时间——到乾隆为满川花一图题跋前，此图被庄氏或其他人进献到皇家。据此，乾隆御府有可能从其他地方搜集到了满川花原图——但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最大的可能是，乾隆知道此图之缺，组织画家补绘了满川花，故此他才会满在满川花一图上题跋。因此，乾隆以后，满川花一图缀全卷之尾，而实际的原稿，应当如周密所记。这也就是大家会发现，实际照夜白的黄庭坚题签方式与其他三卷不同，

其实，据我的研究满川花的题签也应与前三图相同，只不过在元代时就已经污损不清了。

上述的两个疑问就好解释了：关于顺序问题，应当按周密原文所记。题签的混乱，是由于流传的是佟济煦所制作的照片，照片是单幅放大拼接的，一定是有些图像在拼接时就出错了；而且由于放大机制作照片时尺寸是难以精确到毫米的，现在研究时使用的图像有误差，所得尺寸数字难以统一。

这次制作这套临摹技法指导图本，我们本着尽最大努力还原的理念，选择了多种数字中最接近原图尺寸的数据作为本图印制的依据：29.3cm。理由是：文献记载李公麟常使用南唐李后主持生产的澄心堂纸作线描，澄心堂纸多层较厚，《五马图》根据我们细心揣摩，李公麟屡有试验用的误笔留存——应当就是使用的澄心堂纸，所以不能透稿，直接以笔墨成之。澄心堂纸生产在五代时期的江南，规格应当更符合唐代时期的布帛尺，大约是在 29~30cm 之间。又因为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画卷图像，明显上下皆有磨损后被修裱时切割的细微痕迹，这说明现存图应在原始尺寸的基础上略缩一点。故取 29.3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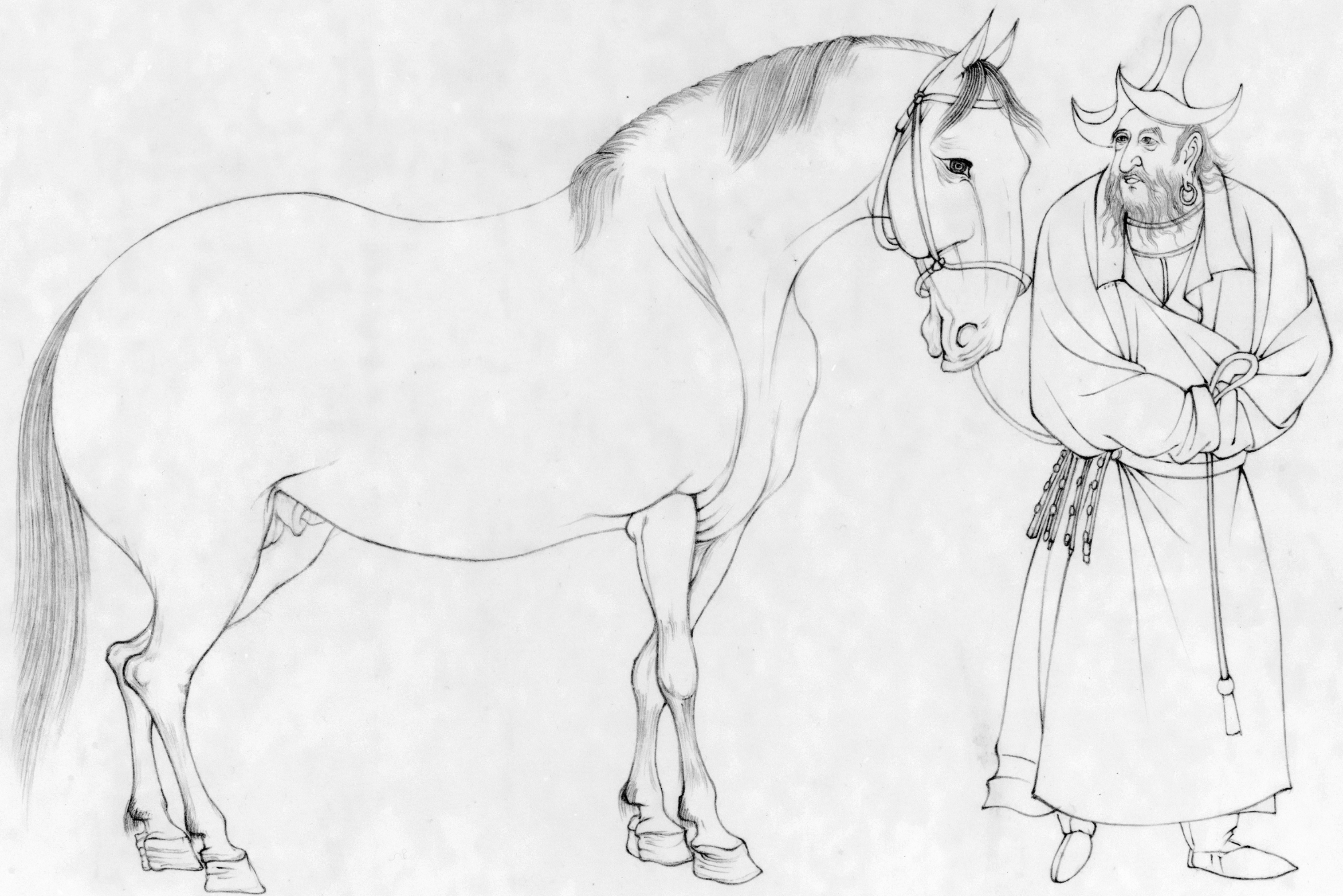
宋代美术史中最为著名的和最重要的人物画家毫无争议只能是李公麟，历代皆称誉他为宋画之第一，也有不少大学者赞其为古画第一。《五马图》不仅是他的代表作，历来学者对此图属李公麟原作的结论尚未见疑议，而其他几件传为李公麟的画作者就不好说了。一幅尺寸并不大的手卷，所绘不过五匹良马，却流传了近千年，宋室南渡时被藏家安稳地带到了江南，至元代未曾损坏，更有赵孟頫父子临摹……最后甚至可能引得乾隆皇帝不吝伪造补齐，或亲笔题跋——这一段收藏史已经足以证明它的珍贵了。此图的艺术价值种种，无须我们在您动笔之前赘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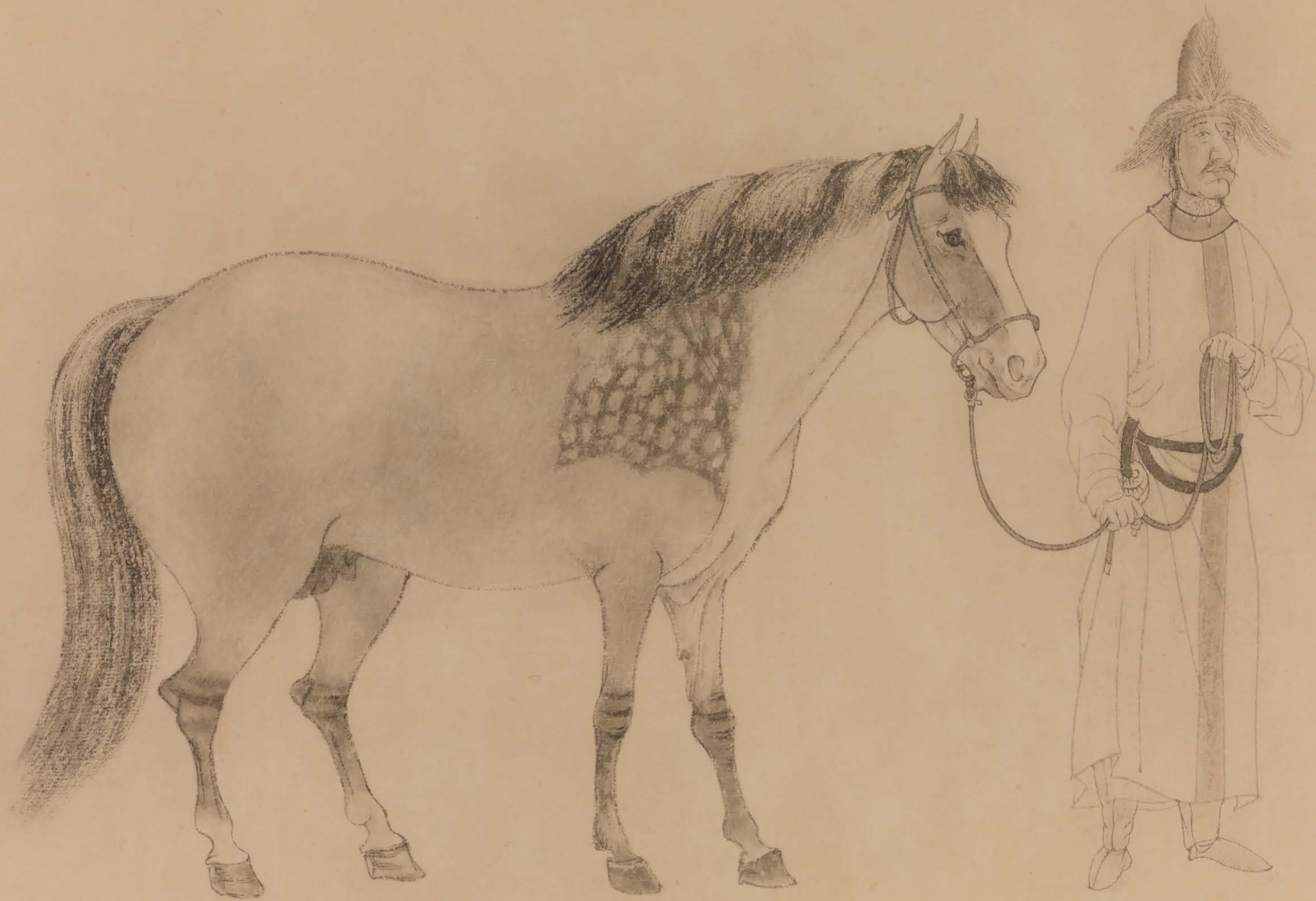


乙未冬十二月初三日摹宋伯時五馬圖卷首之鳳頭驄原題曰
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驥驢院收于闐國進到鳳頭驄
八歲五尺四寸



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驎驥院收于闕國
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四寸





乙未十二月初四日摹宋龍眠居士五馬圖第二其魚首直原題曰右一
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驥驥院進收重瓊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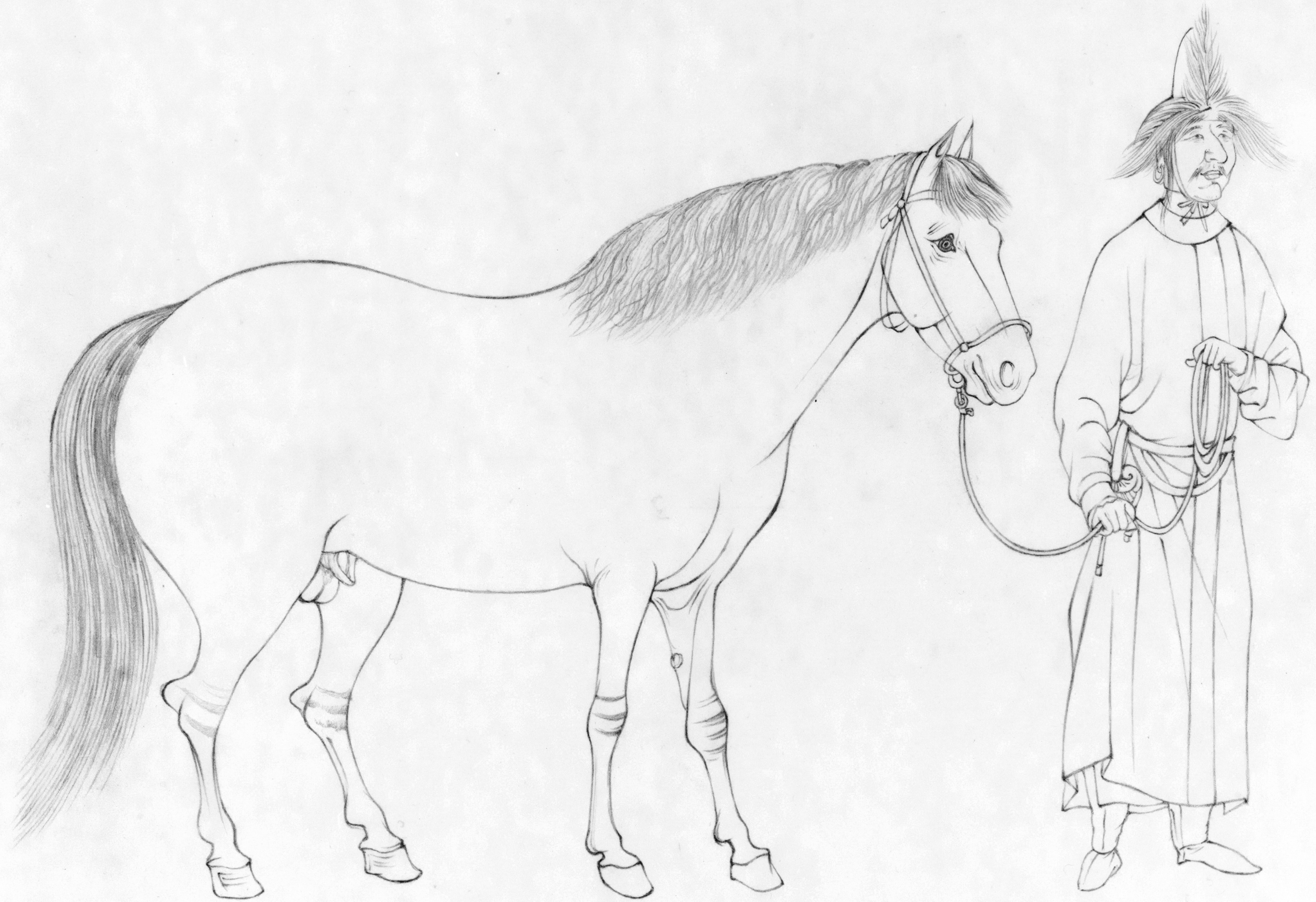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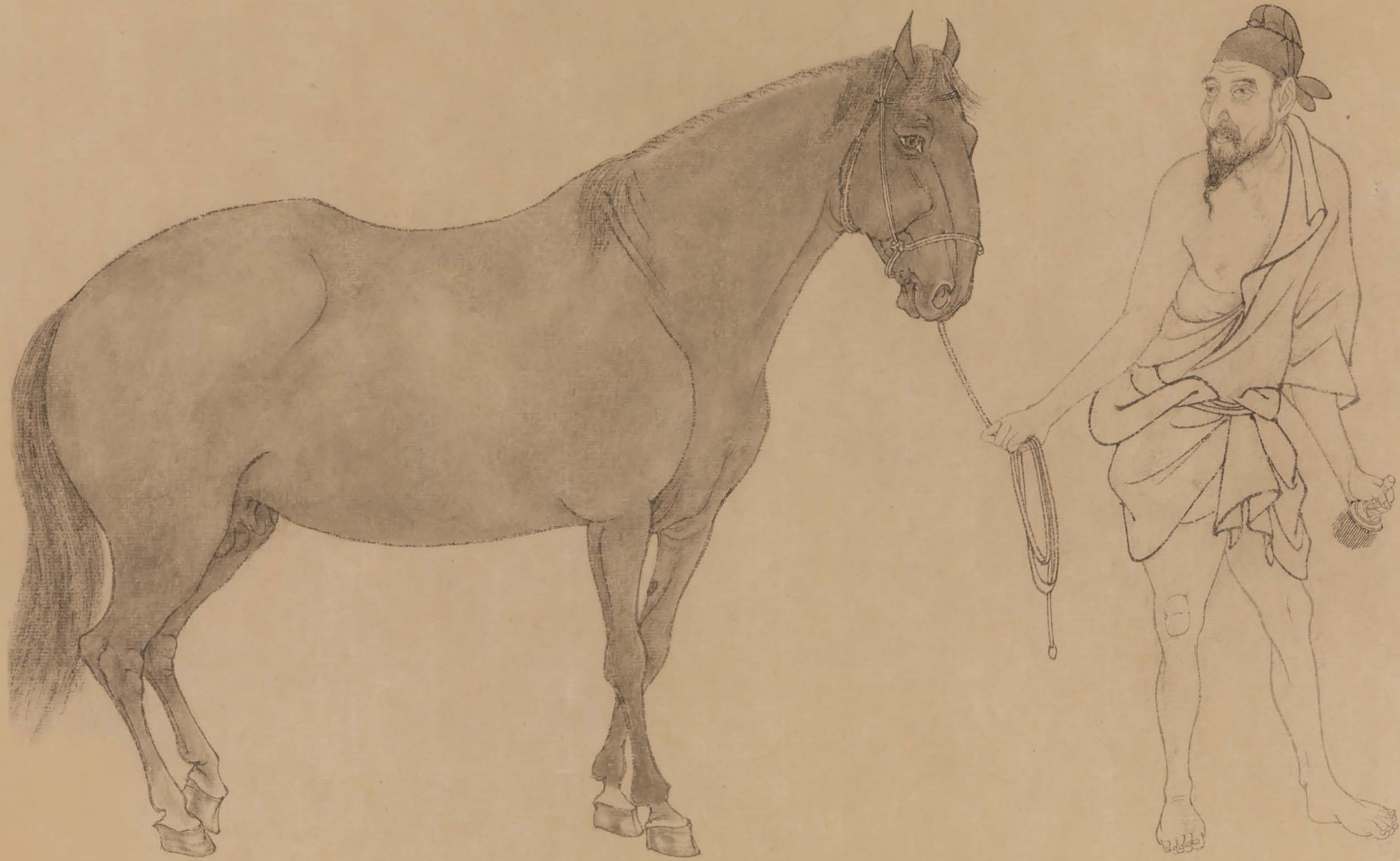
龍眠手寫五馬圖一
驥院之英駿來自
于闐或董璚事撥
天馬登歌額即今哈
薩及布魯歲市為
常年瑞芳愛烏罕
更遠於波馬高七尺
有八寸五馬之高不
足稱于思牽來敬
以進育之天閑聊
備歌束如上駟調
習順然今老矣遂
古希那以昔年磬
按還展圖自愧且
自憐石火光陰速
誠佇

甲辰新正之月
張翥



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驥驥院收董璚
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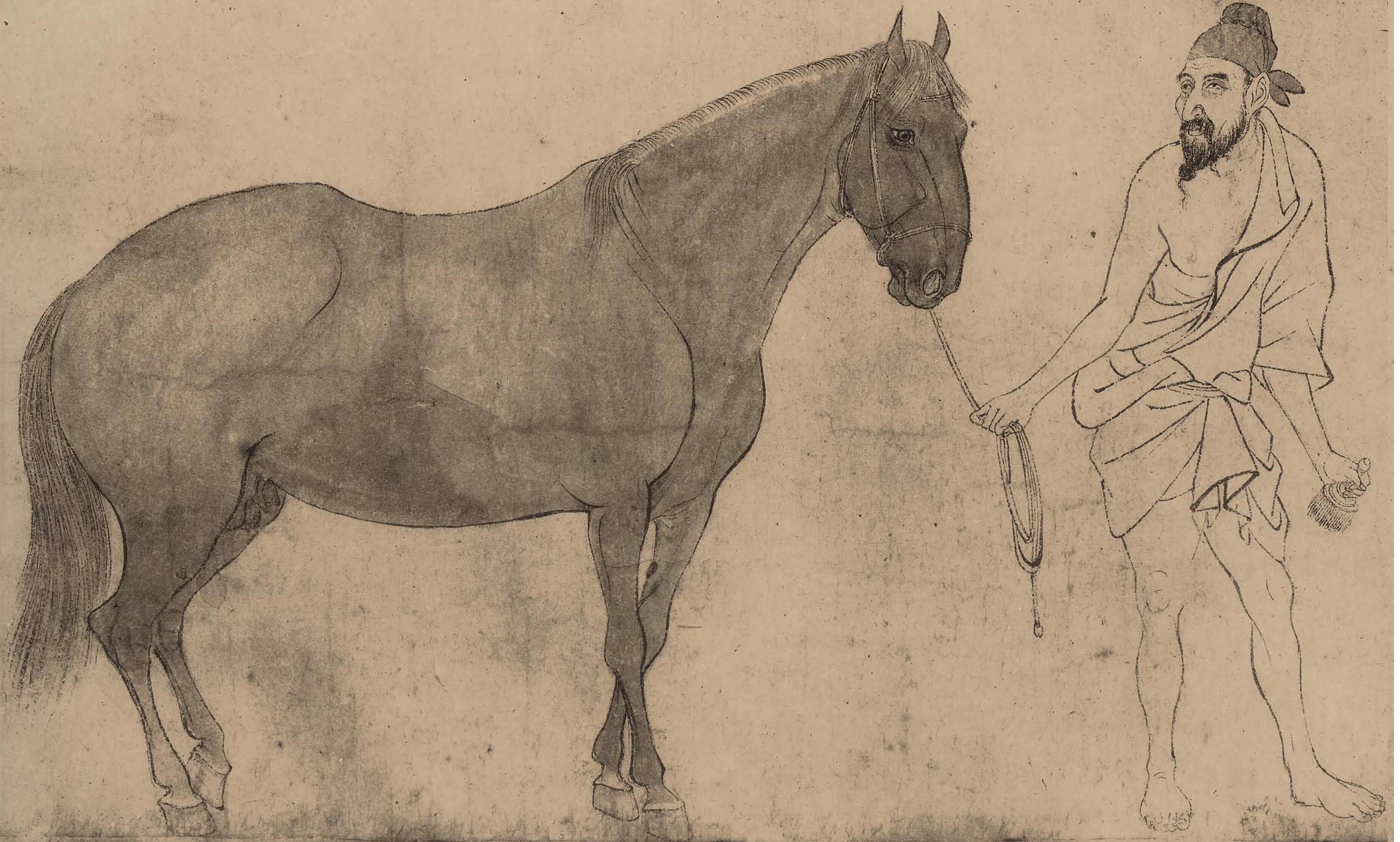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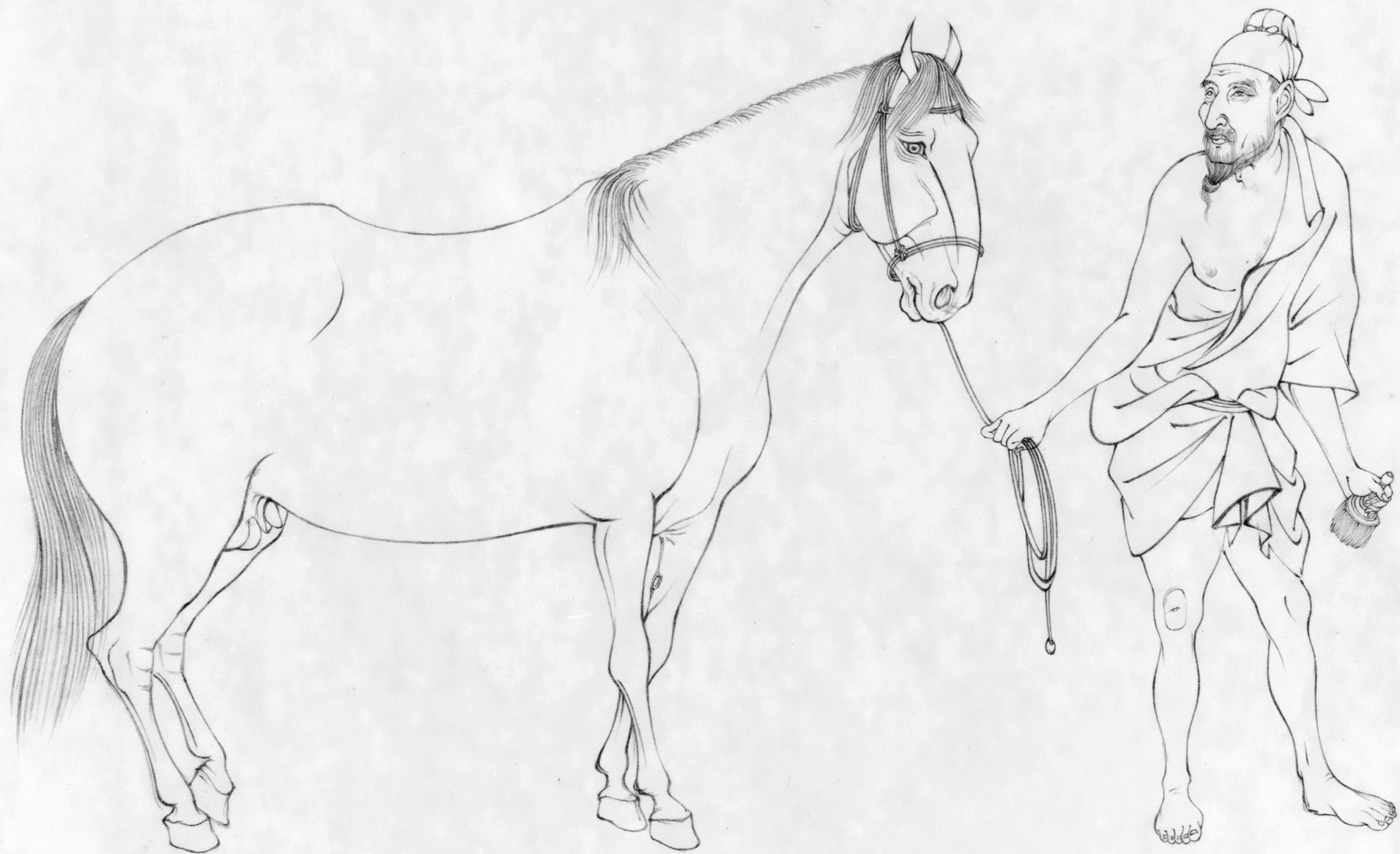
乙未冬十二月初五日摹宋李伯時天馬圖之三原題曰右二匹元祐
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左天駟監棟中秦馬好頭亦九歲四尺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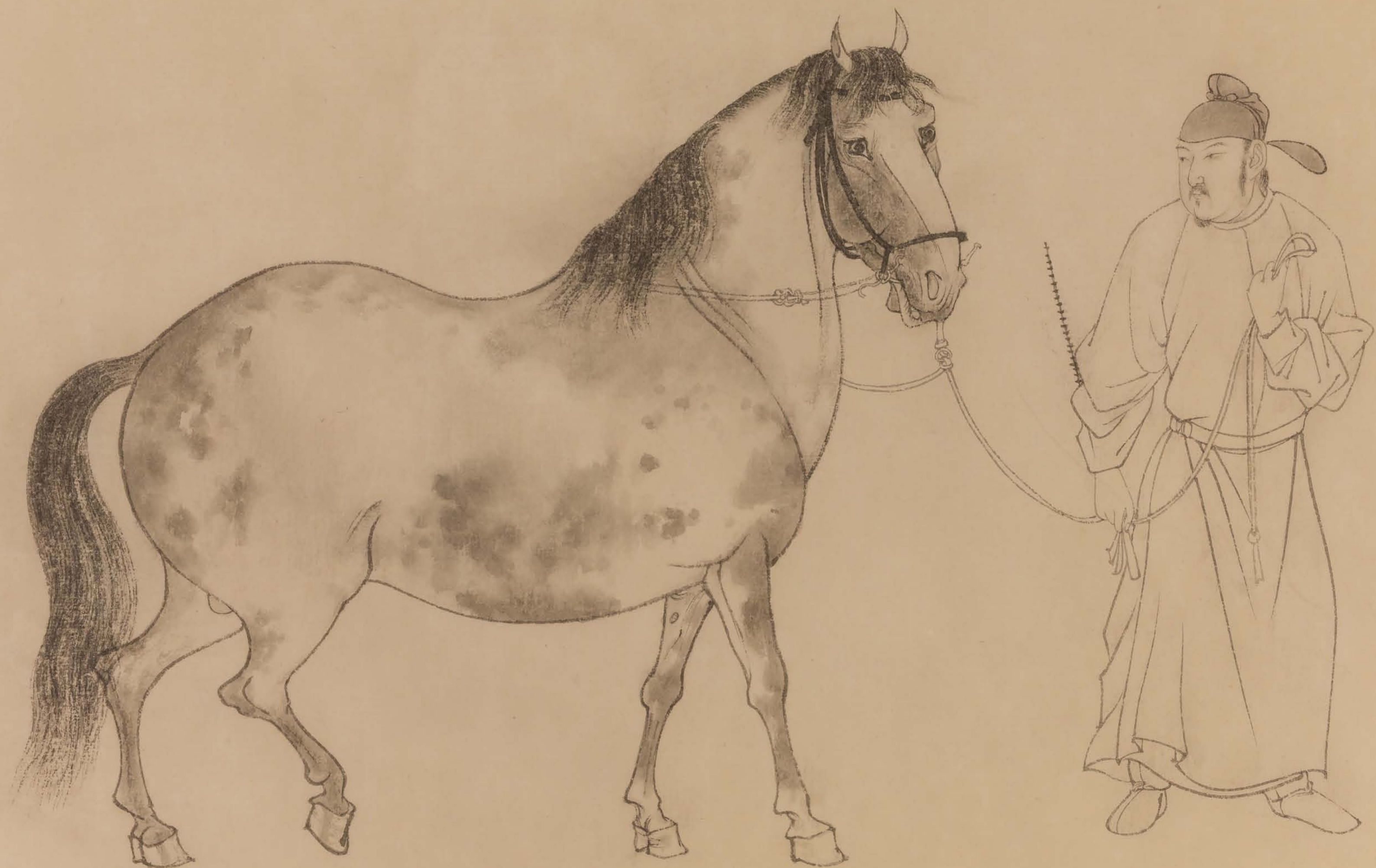




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左天駟監棟中秦
馬好頭赤九歲四尺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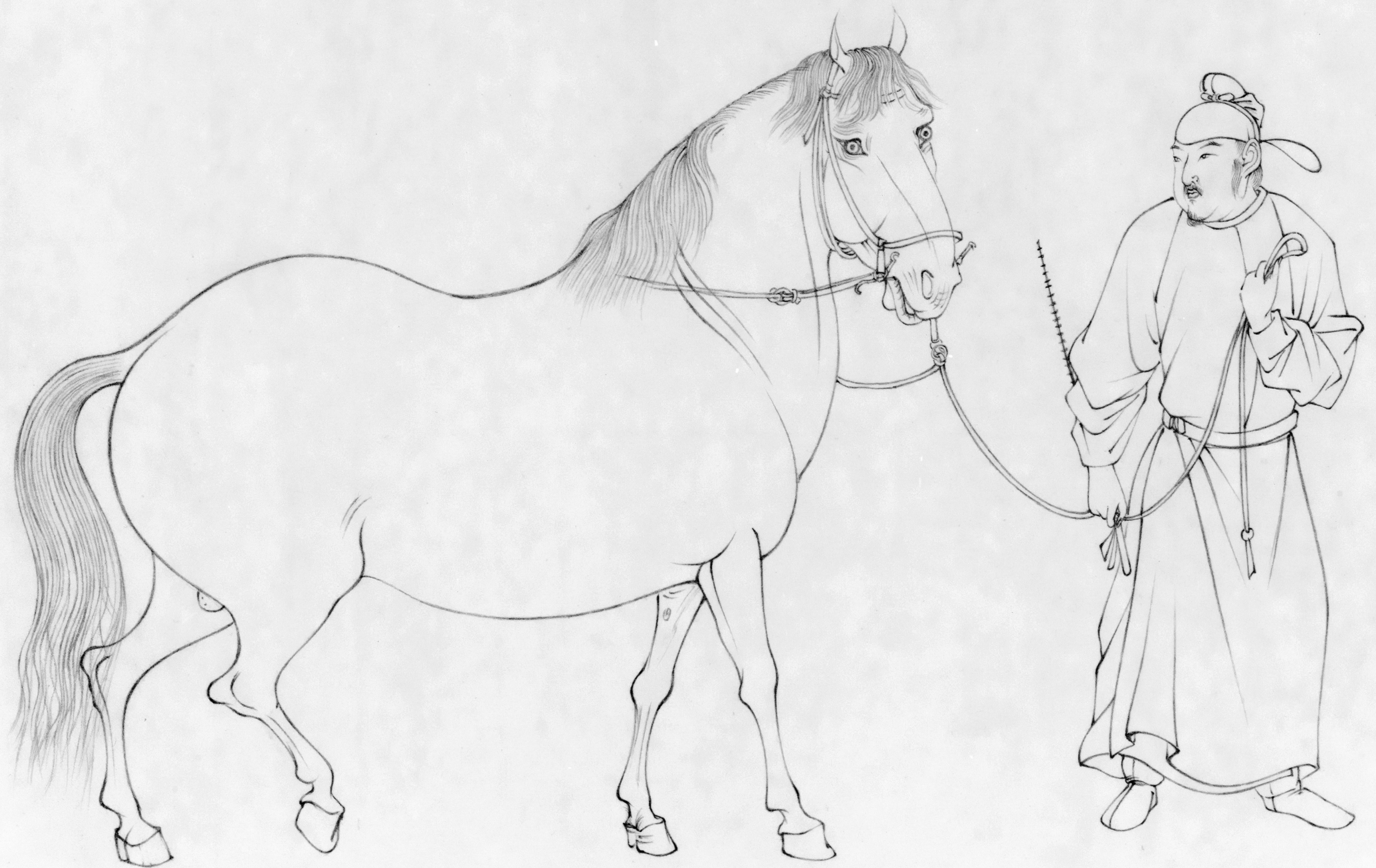


乙未冬十二月初五日摹宋李伯時天馬圖之四據周密過眼雲煙錄記
黃魯直原題應為一匹元祐三年上元口口口進滿川花



前四馬皆著其名
與所從來而此獨遠
豈不謂其行跡中所
稱滿川花耶要非
天閑名種不得入
伯時腕下當是後
人竄取題識真
蹟別為之圖以
炫觀者是以并
公麟姓名割去楮
尾更無餘地亦足
詫也尚筆







乙未冬十二月初五日摹宗李龍眠五馬圖之五照夜白原有魯
直舊題曰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溫溪心進照夜白
是畫舊傳亦有題天馬圖者自元祐間傳近九百年後東渡流
於日本今已失其跡或曰戰時毀於兵火千載名作代有臨者心齋宗頤
諸公勿論祖師非闇先生亦有精摹皆承千年之憾

今携天舒同作尺幅於京
不敢成卷意也愛民記

元祐三年閏月十九
日溫溪心進照夜白

